

● 黄嫣梨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汉代妇女文学五家研究

第二章

高帝 唐山夫人

第三章

成帝 班婕妤

第四章

班昭

第五章

徐淑

第六章

蔡琰



黃嫣梨 著

漢代婦女文學五家研究

遼寧



河南大學出版社

汉代妇女文学五家研究

黄嫣梨著

责任编辑 王 芸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电话:(0378)556649 邮编:475001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51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6.50 元

ISBN7-81018-960-6/I·74

云 教 授 序

黄嫣梨真是个勤学的人。自从浸会学院历史系毕业后，便一边教书，一边研究中国文史，而尤其注意历代的妇女文学。她眼中的文学不止是文学，也是历史。这当然和她原来学历史有关。章学诚说“六经皆史”，然则把诗文当历史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黄嫣梨在研究之余，又把所得写成深入浅出的文章，刊登在报纸杂志上，后来更收成一集《从诗词看中国妇女心态》。像这样的专讲妇女文学的书，现在还是很少见的，也可见她的志趣了。

1984年，东亚大学中文系开始办研究所，招收研究生。黄嫣梨是第一个录取的学生，专门研究汉代的妇女文学，师事罗忼烈教授。罗教授是诗词专家，能跟他读书，也是机缘了。当时，黄嫣梨还在外头教书，课业繁重。但是，她依然日夜兼程，用心写论文。虽然辛苦些，但因她对研究材料早已熟悉，所以，写起论文来也很顺利。一年半后，论文写成了，便是这一大册《汉代妇女文学五家研究》，也可见她用心之勤了。

文中讨论了五位汉代妇女作家及其作品。其中，蔡琰的生平和文章较为人知，讲文学史的书中，也都有专节讨论。至于唐山夫人、班婕妤、班昭和徐淑的生平和文章，便少为人知了，而这篇论文中都详加论说。历史是黄嫣梨的所长，所以，文中讨论每一位作家和作品时，都重在历史分析，探讨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既评价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承先启后的作用，也分析其作品的思想内容、风格特色、体式特征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既综合论述有关作家和作品的种种问题，也诠释和分析每一篇作品，使读者对汉代妇女文学了然于心。不仅如此，还可以从中了解汉代妇女的道德观

念、家庭生活、思想学养、独特心态、社会地位和生活遭遇，并进而了解汉代的社会历史。这本书的重要便在于此了。平日不大注意妇女文学的人读了这本书，是必定会大有所获的，而对于古代妇女文学的印象也必定会大大改变的。

历代妇女作家为数不多，著名的更少，所以，妇女文学向来都不怎么受重视，专门研究妇女文学，还是近几十年来的事。谭正璧和谢无量在多年前曾各自编了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都是专讲通史的书，而黄嫣梨的这本书要算是第一部讲中国妇女文学断代史的书了。她近日一再修改之后，行将出版，因缀数语，以为序文。

云惟利

己巳中秋后三日

于东亚大学中文系

自序

中国妇女文学对中国文学史之影响遥深，由诗篇、辞赋以至杂文、书疏，可谓琳琅满目。研究中国妇女文学之问题，亦渐为近世学者所注目，惟对断代或个别女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作全盘之深入研究者，似乎仍是罕见。本书旨在对两汉五位主要女文学作家之深入研究，目的在通过两汉重要女作家之文学作品，对当时妇女于道德、政治、文学及史学等方面之思想、观念、学养及其从所居处之社会所产生之心态、遭遇与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作多方面之了解；其作品之风格及当时与后世学者对其人格及作品之评介，以至其思想及作品对该时代与其后之影响，皆所旁及。

本书研究之五位女作家为唐山夫人、班婕妤、班昭、徐淑及蔡琰。于研究之范围中，各采取纵横两方面之路向。纵者，乃从历史发展方面观察，务求将每一作家，于其作品之写作背景、文学思想与形式之渊源及对当时与后世之影响加以论析与探究。横者，乃用横切面之方法，将其作品分别作必要之释绎，以求深入了解作者之思想、感情、身世以及所表达之观念与意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罗师忼烈教授殷殷教导；饶宗颐教授、云惟利教授又赐予宝贵的意见；更蒙柳存仁教授审核批正。此外，又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庆成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黄彦先生、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董琨先生、香港城市理工学院王培光先生及外子黄兆显先生在资料搜集上之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深的谢意。

大陆版序

《汉代妇女文学五家研究》是根据我在东亚大学文史研究所撰写的论文《两汉主要女文学作家研究》所改写的，东亚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首先易为今名出版，在港澳及海外发行，至今已有三年。现在，本书又蒙中国河南大学出版社垂青，决定在大陆重印，让国内更多的朋友能够分享我对汉代妇女文学研究的一份热诚与心得，实在令我欣幸不已。

去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准备重排此书时，咨询我有否打算修订或补充。我把拙书仔细阅读了一遍，文中仍有不少论点，有待进行更深入的考辨，以求作出定论。如班婕妤《怨歌行》及蔡琰《胡笳十八拍》的真伪问题迄无定说，不过，在有新资料发现之前，只有暂付阙疑。又如班昭《女诫》一书的内容，近世以还，争议颇多，拙文除了对《女诫》的思想来源作了系统性的探究外，对《女诫》中的思想，只作了个人观感较强的评述。大抵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对中国妇女的研究，最讲创意，尤其是对守旧观念，多作重新的检讨。《女诫》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女教上的经典著作，举凡我国的夫妇之间，婆媳之间，以至待人处事，安家立身等应有之道，无不于此窥见。因《女诫》影响而写成的女教书籍，可说是无代无之，多不胜数，可见此书对中国社会思想影响之巨大。拙文对《女诫》之述评，仅为个人的一些看法，万望在今日自由竞尚、馥郁丰盛的学术界里，能带出抛砖引玉的作用，得到大雅君子的不吝赐教。

我在香港版的后记中曾说：“唐山夫人的雅、班姬的善、班昭的博、徐淑的情及文姬的真，在我的苦涩的学习研究生涯中，却着实地给予我毅力上的支撑、智慧上的启迪及心灵上的抚慰。”事

实上，我在撰写这篇论文期间（1984年至1987年），事业最为失意，心绪最为抑郁。然而，极度投入的工作，以及与这五位女文学家的日夕相处，在忧乐与共的精神沟通中，我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无穷活力。我在总括唐山夫人研究时，体悟了“《房中歌》的影响并不只限于贵族文学与郊庙乐章的范围。在形式与内容上，它确实表现了汉代苍莽恢弘的磅礴气象。在句法与体裁上，它推动着整个汉代乐府诗歌的发展。”徐淑的《答夫诗》固是妙继《诗经》、《楚辞》之流风遗韵的佳制，却不能说是纯粹的五言诗，“其句法应属于汉代的‘楚调诗歌’。”这些经旦夕爬梳，辛苦经营得来的研究成果，使我真正尝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读书乐趣。学术研究工作的甘苦在于投入，投入的心力交瘁是苦，由投入的不断寻求和探索以至洞察后由豁然贯通而得到的欣悦与惊喜，这种快乐却是难以想象的。

本书的香港版，是我继《从诗词看中国妇女心态》一书之后的专著。《从诗词看中国妇女心态》出版于1983年。严格而言，该书仅是一本杂文的辑集。以专题作学术研究而出版的专书，《汉代妇女文学五家研究》才是“第一本”，在此之后我虽再撰写了如《朱淑真研究》、《蒋春霖评传》等长篇，但我对本书的喜爱，以及我从本书的撰述中所启悟得来的意义，却是我其他的专著远远不能取代的。

对于这一本特别感到“敝帚自珍”的拙作能够由大陆重印面世，我内心的欣慰实在不言可喻。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孟宪法先生、沈卫威先生的热心帮忙，都是我万分感激的。

选堂饶宗颐教授在百忙中抽空又一次为本书题签，是本书的莫大荣誉，谨此再向饶教授致谢。

这次重版，我除了作过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及语句上的校正外，大体上没有作过多的修改。上面我曾指出，本书仍有不少的论点，有待新资料发现后作进一步诠释与补充，万望国内时贤同好多加

提点，攻错琢磨，增益未逮，赐予宝贵意见，是所厚盼！是为序。

黄嫣梨

1993年3月29日

于香港浸会学院历史系

目 录

云教授序

自序

大陆版序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高帝唐山夫人 (10)

一 唐山夫人与《安世房中歌》 (10)

二 《安世房中歌》内容剖析 (15)

三 《安世房中歌》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 (20)

四 从《安世房中歌》看唐山夫人的思想 (28)

第三章 成帝班婕妤 (36)

一 班婕妤的生平行谊 (36)

二 从《自伤赋》与《捣素赋》中看班婕妤的文学造诣 (37)

三 班婕妤的《怨歌行》 (42)

四 班婕妤诗赋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46)

第四章 班昭 (55)

一 班昭的父兄及其生平 (55)

二 关于《女诫》 (57)

三 班昭的赋、疏 (70)

四 班昭的史学 (80)

五	《列女传》注及《幽通赋》注	(81)
六	补《列女传》及其他篇什	(84)
七	班昭在史学及文学上的贡献	(86)
第五章	徐淑	(97)
一	徐淑的生平及思想	(97)
二	《答夫诗》的文学价值	(100)
三	从《答秦嘉书》及《誓书》看徐淑的 婚姻道德观念	(104)
四	徐淑的答诗与答书对后世的影响	(110)
第六章	蔡琰	(122)
一	蔡琰的生平及其作品	(122)
二	蔡琰在《悲愤诗》中所表现的情感及遭遇	(126)
三	蔡琰与《胡笳十八拍》	(135)
四	蔡琰的书学	(146)
五	蔡琰的诗对后世的影响	(147)
第七章	小结	(164)
参考书目		(168)
甲	专著部分	(168)
乙	杂志论文部分	(179)
后记		(182)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妇女在文学艺术上的地位,几千年来,学者的观感与看法每有不同。章学诚评妇女文学谓:“其秀颖而知文者,方自谓女兼士业,德色见于面矣。不知妇人本自有学,学必以礼为本;舍其本业而妄托於诗,而诗又非古人之所谓习辞命而善妇言也。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又云:“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1〕}而许夔臣却说:“发英华于画阁,字写乌丝;摭丽影于香闺,文缥黄绢。芙蓉秋水,笔花与脸际争妍;杨柳春山,烟黛并眉间俱妩”^{〔2〕},就代表了两种很不同的观感。这大抵由于中国的古代社会一向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处于较低的地位,她们的文艺创作,也没有受到重视。再加上社会礼教的桎梏,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不到正常的施展。偶尔有天才横溢的女诗人或女文学家在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也难免受到种种的歧视和压制,使妇女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始终不及男子般的具有同等的影响力。例如钟嵘《诗品》评介了从两汉到萧梁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其中收录的女诗人只有汉代的班婕妤、徐淑及南朝齐代的鲍令暉、韩兰英四人,寥若晨星。又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入选的女作家作品也只有汉代班昭和班婕妤诗赋各一篇。于此可见中国妇女的文学作品,流传或收录于文学史上视作正宗文学作品的实在十分罕见。但观乎历代妇女在文学中的表现,虽篇章不多,但诗赋之优美,文辞之婉丽,不能不承认女子亦有才华横溢的,尤其以汉代为甚^{〔3〕},佼佼者如曹大家(班昭)、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文姬等,在当代及后世的文坛上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代三百年

间,女诗人辈出;宋代及明清两代的女文学作家,文学创作相当丰盛。清末以后,妇女文学已开启了新的一页,妇女文学的研究与鉴赏,也得到了新的指向^[4]。胡云翼更说:“女性文学是文学正宗里面的文学正宗”^[5]。谭正璧亦说:“女性的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6]。虽或言之太过,但从此可见其在文学中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从甚么时候开始有妇女的文艺创作?至今仍没有确切的史料与证据以资考鉴。但可考见《诗经》三百〇五篇的篇什里,已有不少妇女的作品^[7],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详述《诗经》与妇女文学的关系,认为周时民间采诗,兼用老年之男女任之,其诗亦必男女均采,故《诗经》中甚多妇人之词,并举《周南》《召南》诗为妇人之作品者凡十六例以证明^[8],可考见中国妇女的文艺创作起源甚早。章学诚言妇学之始,认为“《周官》有女祝女史,汉制有内起居注。妇学之名,见于《天官》内职,德言容功,所赅者广。妇学之目,德言容功。妇学掌于九嫔,教法行乎宫壶,内而臣采,外及侯封。《葛覃》师氏,著于《风诗》;婉婉姆教,垂于《内则》。历览《春秋》内外诸传,诸侯夫人,大夫内子,并能称文道故,斐然有章”^[9]。又云:“古之妇学必由礼而通诗,六艺或其兼擅者耳”^[10]。由此可知周代已有妇女之学,初见于《天官》内职,德言容功皆为妇女学习的内容,并非如后世之只以文艺为学习的范围。在文艺创作的历程中,则大抵由礼仪的学习以至诗歌的诵采,再兼擅六艺杂文辞赋之类。

古代文学里,除了《诗经》中包含着妇女的作品外,杂见于他书和传说的,还有许多珍贵的诗文创作。如《列女传》载柳下惠妻所作的《柳下惠谏词》,杞梁妻的《琴歌》^[11],《风俗通义》记述的百里奚妻的《弃妇词》^[12],可见春秋时妇女颇能诗歌者大不乏人。又春秋战国时,妇人除善于属文作诗外,亦多能议论事理,《列女传·辩通传》载述的例子甚多,如管仲妾婧、阿谷处女之类,能明达于礼,善辩通变,言论多推及政治之道^[13]。大抵春秋战国之时,战争相属,人民常感家破国亡之痛,遂着意于天下国家大事,熟思安危巧变之

计，以图匡救天下，故有儒墨道法纵横长短之术并作^[14]。这种风气，自然渐及于妇人女子。所以春秋战国时的妇女文艺创作并非只是涉及恋爱讴歌、男女酬唱、游子弃妇之类，而亦有论及家国大事者，此亦为东周妇女文学之特质。

两汉文学上承周代文学的流风而演进。汉代辞赋是周代南方文学《楚辞》的嫡胤，五七言诗则是周代北方文学《毛诗》的产儿，而乐府却是兼祧的嗣子^[15]。所以汉代文坛承上启下，诗文辞赋，一时臻于至盛。汉代的妇女文学由于有着如此的背景，所以较之春秋战国尤为丰盛可观，卓然名家的女诗人相互继踵，如班婕妤、徐淑、蔡文姬等，都是闺中诗家的佼佼者。汉代女子的高才，作品艺术的精造，似非后世妇女文学创作所能望其项背的。

汉代妇女文学创作茂盛，除上述受到周代文风的影响外，汉代的社会风气，宫廷文学的提倡及民间诗歌的兴盛，也是主要的推动因素。

首先，汉代社会风气较后世很多朝代更为开明。汉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并不很低，她们也有社交的机会，在婚姻上亦有再醮的自由，贞节观念并不如宋、明等朝代的严苛。我们从历代正史的列女传也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前汉书》还没有列女传，《后汉书》始创其例。然《后汉书》的列女传据其绪言所说，标榜贤妃、哲妇、高士、贞女四类人物，故在立传的十七人中，为夫守节的只有五人，而蔡文姬则三为人妻^[16]。这与后代各正史的列女传大不相同，时代愈后，正史所载贞节妇女的比例愈多，其他贤才淑女则愈少记载。明代谢肇淛也曾论及此事，认为《范蔚宗传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极力诋之，此不通之论也。夫列女者，兼贤士之列行云尔，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于方技之流，一事足取，悉附记载，未闻必德行纯全而后载也。今史乘所载列女，必皆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者，其他一切不录，则士亦必皆龙逢、比干而后耳。何其薄责缙绅，而厚望荆布也”^[17]？此说诚甚中肯。事实上，礼教之束

缚妇女，自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渐见严厉^[18]。两汉时代，社会风气及贞节观念比后世开明得多，因此汉代妇女有较为开放的思想，才智的启发没有受到太大的桎梏，这自然是有利于文艺创作的。

其次，汉代帝王鼓吹文学，宫廷文学尤见兴盛。高祖之世，后妃已多谙文艺，如唐山夫人尤为其中之显著者。成帝的班婕妤更是卓然名家，且入钟磬上品之列，其诗赋流传甚广。又如高祖戚夫人、元帝王皇后及成帝许皇后皆有诗文传世。东汉之世，后妃文学未衰，明德马皇后及和熹邓皇后均善属文；邓皇后更邀请当时的女文学家曹大家（班昭）为诸后妃教授艺文^[19]，顺帝梁皇后及废帝弘农王妃唐姬亦为诗歌的能手。至于汉代宫室，不少人谙习文章歌赋，乌孙公主刘细君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汉代帝王甚重文学，除了使贵族文学一时风气大振之外，流风所及，民间诗歌亦臻于至盛。史载汉武帝采诗编入乐府^[20]，便是刺激民间风气的的一个例证。汉代乐府之兴盛，五七言诗之产生并渐由雏型而趋于成熟，均与这方面关系至大。虽然汉代妇女文学多属贵族方面的发展，然其中深受民间歌谣诗文的影响是不可讳言的^[21]。

于此亦可见出，汉代妇女文学与西周及春秋战国的女子文艺创作有一点最大的分别，就是汉代趋于贵族方面。传世的汉代女子诗文几乎绝大部分都是贵族方面的作品^[22]，这可能是由于汉代文学得到汉初侯王的提倡，沾染着贵族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汉代妇女教育的影响所致。古代女子没有入学正式接受经、史翰墨的机会。汉代有才学的妇女，都是从家庭里培养出来的。而这些女子多半是生长于书香世家或比较开放的贵族家庭，可以延聘老师到家里施教。如上述汉代有宫廷之学，东汉时班昭被聘入宫教授后宫诸妃嫔，便是最显明的例子，而班昭本身也出自书香世家^[23]。又如东汉另一著名女诗人蔡琰，其文才亦深受其家庭背景的影响^[24]。于此可见汉代妇女文学的特色，多受贵族或故家大族

教育的熏陶,不过其诗文内容却未必囿限于贵族的范畴。如蔡琰其后因战事颠沛流离,其诗文的内容就强烈地反映了东汉末年天下的混乱及人民的苦痛^[25]。大抵西汉妇女文学的创作内容,多侧重于贵族生活的创作,如唐山夫人的祭祀乐章及班婕妤的宫廷幽怨都是,然而一至东汉时期,妇女的文学创作内容已由较狭窄的圈子扩展到社会诸方面的状况了。

最后一点要指出的,乃为汉代的女子文才,范围并不囿限于诗歌辞赋等文字的把玩。女子除文艺之学养外,还需要注重四德^[26]。四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周礼》及《礼记》皆没有详细的说明。郑玄注《礼记》则说:

妇德,贞顺也。妇言,辞令也。妇容,婉娩也。妇功,丝麻也^[27]。

班昭申说四德,较为详细:

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

妇容,不必颜色美麓也。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

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28]。

由此可见汉代的妇女教育除注重文才之外,尤重德行。因此《明史·列女传》序有云:

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故《诗》载《关雎》《葛覃》《桃夭》《采芣》,皆处常履顺,贞静和平,而内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见。其变者《行露》《柏舟》一二见而已。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29]。

乃说明汉代的妇女才行闺德并重,并非如后世的或只注重文才,或只注重贞节而已。

本书所阐述的五位汉代女文学作家:唐山夫人、班婕妤、班昭、徐淑、蔡琰,均为才德兼备的汉代妇女文学作家的表表者,虽蔡琰如章实斋所言的失节,但她自非得已,再嫁乃为时世所迫,而且也无害于她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女子,所以,无论如何,此五女子也正

代表了汉代妇女文学德育与才智兼重的女作家，她们五人各自有其身世、学养、遭遇与文学风格，此将于下文分章研讨。她们作品的价值、影响及后世学者对她们诗文的评介，也将分别析论。

又本书主要采取四部之经、史、集中之有关部分，如《诗经》、《三礼》、《楚辞》、《汉书》、《后汉书》、《列女传》、《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全汉文》、《全后汉文》、《全汉诗》、《全后汉诗》等资料详作分析讨论。其它之诗文总集、选集、杂史、诗话、笔记、文学史、诗史及文字音训等百数十种及有关之期刊论文等，均在参用之列。所有参用资料，均详附注释于每章之后。

注：

-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古籍出版社1956年12月版，174页）。胡适著《章实斋先生年谱》引章实斋《丁巳札记》（台湾商务印书馆人文库本，1968年1月版，129页）。章氏此处对中国妇女文学的贬斥，盖因攻击袁枚而起。袁枚大收女弟子而教以诗文，曾受当时的非议，章学诚是一个对男女礼教筑防甚谨的文史学者，自然鄙视随园这样的做法，何况，章氏以由礼入诗为妇人之正学，诗非妇人最主要的学养，而袁枚专教以诗文，此与章氏妇学的要旨不合，故章氏评之如此。不过《妇学》一文对由礼入诗的并不在攻击之列，《妇学》有云：“闺房篇什，间有所传，其人无论贞淫，而措语俱有边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头》止讽相如；蔡琰失节妇也，而抄书悬辞十吏。其他安常处顺及以贞节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静如止水，穆若春风。”文中章氏对失节的蔡琰和私奔的卓文君在诋斥后，对其文章都是称颂的。
- [2] 许夔臣《香咳集》序，转引自谢康《文艺论集》。亚洲出版社，1958年元月初版，8页。
- [3] 汉朝妇女颇善属文，尤以贵族仕女为尚，如班昭、徐淑、蔡文姬等皆善诗文。又后妃中班婕妤善于作赋，戚姬与乌孙公主有歌传世。高帝唐山夫